



特別
^21
4262
10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村重
923.6
ka43y
10

^21
4262
10



夜譚隨錄卷十目錄

秀姑
玉公子
螢火
柴四
吳語
周琰
儂白



早稲田大学
文学部図書

10266
<2002-203>

變生

某王子

再生

夜譚隨錄卷之十



葵園主人蘭齋氏著 葵園主人蘭岩氏評閱

秀姑

太原布客田麟。美姿容。工吟嘯。少失怙恃。兄弟皆故。一身僅存。年二十。煢煢落魄。親戚多不齒。數頗無聊。賴乃盡鬻田宅。獲百金入都。營運半年。子母幾相等。因思歸娶。携裝策蹇。將出廣寧門。適過菜市口。值秋

貧以而親戚不齒人情可知



運案之時諸事
類如此

弄至竟不能

決刑人于市。阻不得進。田固少年好事。挨擠稠人中。延頸跛足。以看殺人。良久。覺腰間頓輕。用手捫擦。則腰纏盡失。益已為剽囊者携去矣。瞠目結舌。手足無所措。幸餘一驢。牽之入市。並鞍轡。售得五金。歸娶之。念頓息。獨坐逆旅中。輾轉無策。忽憶其姑母嫁衛輝。盍往就之。于是負囊就道。將至順德。日已曛暮。四顧曠野。無人烟。方追程盲進。瞥見林間燈火閃爍。自北而南。心稍定。急趨赴之。則一垂髻婢。提白葵花燈。

道此可始亦緣

如聞香

素未謀面。遇同
二人。女則倍一
席地無乃孟浪

導一女郎。綠衣紅蓑。蓋十八九絕代妹也。田踵之以行。相去尺有咫。女回顧見之。促婢速行。田不少。却女且行且顧。若甚懼怯者。因循里許。女揮汗且喘。止步謂婢曰。且稍停。讓渠捷足者先行。無事追隨。成何光景。其聲歷歷如微風振簫。田聆之神。出于舍趨向路側。以揖之曰。小人失路。茫茫無所之。欲從小娘子。竟一宿未卜。可肯假一席地否。女以袖障面。側身底笑。向婢小語曰。孟浪人有如此者。婢亦吃吃笑不已。良

不謹問金 卷之十一
久女始忍笑應曰家有母氏為政兒凡百不與聞茹
至舍試為汝告白去留聽再決也田諾諾復從之行
又里許始至門戶整潔居然富家婢叩門一媪出啓
扉絮絮怨女何歸之晚女曰為阿嬭所糾纏不容擺
脫若非婢子矯娘命幾不得歸路上又遇一失路人
再三求住話話不休不曉今日出門向着甚底因愁
令人憐憫竟曰媪曰何物失路入擅與人家聞秀借
得是宿若使遇着老身當擠却渠兩學丸問渠尚敢僥達
媪亦水恨

惟却話正是憐
恤語詞情頗切

此等模樣亦不
甚雅

向人否女齧袖而笑因睥睨田曰聞之否設想已左
不如及早之他勿得詬誶田逡巡欲去媪止之舉燭
審照曰頸以山而瘦齒以晉而黃水土使之然也視
小郎面曰髮濃脚大腿長大類山西人耶豈山西人
耶田曰然媪曰然則鄉里也何難下榻居一草榻暫
屈一宵乃可峻拒乎亟引人設酒相款問何姓曰田
媪曰老身母家亦姓田亦太原籍乎曰然曰十八都
田布商同譜乎田欠身曰小人之祖也媪愕然曰老

文單通錄 卷之十一 秀姑 三

敘來竟是我
出真夢想不到

足見天下非終
不能有此奇過
妄求何益

身之父也。汝父何名？曰：終畝。媪大駭，起握田手，熟視其面，曰：汝真田十二之子耶？老身去家時，十二弟纔十三歲，猶未議婚，音問梗塞，近四十年矣，不謂阿咸如此成立。老身為汝父胞肺，汝之姑也。汝雖後生，豈不聞汝有三姑母，嫁為衛輝楊家婦者乎？田驟聞之，悲喜交并，趨拜膝下，曰：姪實將往衛輝，投托姑母，不意邂逅于此。媪曳之起，且泣曰：老身移此十二年矣，非天假之緣，焉能相遇之巧？汝父母無恙乎？田亦泣

兩情脈脈相傳
在語外

曰：姪七八歲時，皆已下世矣。二兄一弟，亦相繼病歿，生業凋謝，孤子至今。媪太息傷感者久之。又問曰：兒年幾何矣？曰：二十。媪謂女曰：汝表兒也。女拜田答拜。媪曰：姑無兒，祇生汝妹一人，取字秀姑，嬌養慣，一事不關心。年十八，尚爾慈愛。汝姑夫歿後，家中更無男子，幸兒來，足以把持門戶，留心為汝妹覓一人家，則老身之事畢矣。田曰：表妹秀慧如此，無慮不歸世族。言訖，以目睨女，女羞暈兩頰，默然俯鬟，拈帶而已。媪

不謂隨錄 卷之十一 四
日兒娶乎日未聘日有姑在兒不憂無好媳婦見嚮
日作麼生田日嚮在京作小經紀頗獲利息不意失
盜一身之外無長物竊言姑為骨肉至親必不以姪
為冗人是以千里相就媪嘆日咱家世代貿易從無
坐食者至兒不幸罹此閔凶致先人之業中斷殊慚
繼紹遲日會當拚播蓄貲兒仍作布客爭似游惰過
日兒細思確諒不以老身之言為河漢出敬諾至三
更辭不能醺姑始呼婢歛具即于廳之東廂下榻抵

何得有此如姬
由真意相不到

秋羅可兒

候者即前提燈婢年十六七極慧黠問其名曰秋羅
乃以秋姐呼之因詰之曰向于路上挑燈者非子也
耶日是也日何所之夜深猶犯草露秋羅日親戚往
來耶君何必知之既而設衾榻下簾剪燭趨事頗殷
勤良久猶倚几不去田日秋姐勞碌此間無事可以
八內矣秋日上房尚有春羅姐兒奉主母命專事東
廂田日雖然夜深矣予亦欲寢秋姐亦合少歇秋始
含笑舉步將啓簾復停步回眸日苟有所需幸相問

往復依依亦荷
周至

文選行錄

卷之十一 秀姑

五

以數少女寄託
一少年即媼亦
荒謬之至矣

有此媼誠亦碍

夜記... 卷之十... 五
也言訖再瞬而去意頗欣屬田心為之蕩翊曰媼以
管鑰付田曰老身有未了事久欲之彰德恐去後一
門細弱受侮強暴故遲遲至今今可以往矣兒諸事
可任無庸多囑但耐心半月餘老身却回也田曰姑
年高彰德路遠恐獨往不易媼曰兒莫為老身慮速
多備銀兩明日早發也田以目視女女雖無言而顏
色甚適因思姑去可以浸潤矣遂亦不復諫阻詰曰
媼展軔就道唯一僕媼從女送母去呼春羅秋羅亟

至此尚須分內
外即

適入于游語中
已迫不可待

窺破來意秋羅
真慧慧

闔扉謂田曰娘遠出家中更無人相以內見主之相
以外兄司之勿致不謹辜負老人囑託田曰第恐韓
壽在室自防不密耳女佯若不聞歛笑入內田知其
可動及歸房神魂喪失冥想間適秋羅送茶至田啓
小籠出縐紗紅帕贈之秋羅辭不納田捉其臂強納
袖中秋笑曰郎君莫惡作劇強以賄賂啗人豚蹄視
滿簞蚯蚓餌連齧何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田笑
曰物雖微意則良厚子非不知濡猛者奈何故作顧

心虛人乃爾

淫媚之態可想

預令人踏踟言次闕擁之秋嬰嚙作欲泣聲曰從未見恁底一再弱郎靦覷不翅女子何作事乃爾蠢蠢然雜霸若此田曰霸者以力服人子可請盟矣捺之牀而謔之秋故含苞大為鑿柄與未闌倏見一人啓簾入驚視之春羅也却立闕外點頭斜視笑向秋羅以指畫頰口唧唧作羞之之狀田錯愕愧悔無地自容頃之春羅始入室笑曰秋妹娘子與汝矣秋徐徐整衣理鬢與春俱去田癡坐不敢出聲但側耳以察

驚惶如此不怕
貽婢子笑耶

動靜一餉時聞裙履聲不覺心頭鹿撞至則秋羅也而故作嗔態曰幾害死人兒死汝豈安心獨生耶際此時嚇得面如白紙兩眼似敗霸者之民驩虞如也恐未必如是田曰勿復相嘲請問春羅洩之否秋袖出一紙裹擲几上曰不洩漏此物奚其至哉速閱視娘子俟回話矣田不測何物心殊搖搖顛手拆之則錦牋一幅上書小楷數行字體秀媚如美女簪花誦之得詩一絕曰春雲一朵趁風來有意無心罨碧苔

突然示一紙滿
詞闈女固當如
是耶未免毛遂
始請

未免唐突

秋羅何坦率至
于此極耶

既、有、閒、情、能、作、雨、何、如、舒、卷、上、陽、臺、田、玩、索、再、四、驚、
喜、若、狂、謂、秋、日、是驚鳥存口氣的、是、娘、子、眎、我、者、否、秋、日、言、語、愈、出、
愈、奇、矣、非、娘、子、疇、能、為、此、田、曰、然、則、子、稍、待、便、携、和、
章、去、乃、吮、毫、蠕、蠕、磨、墨、隆隆、搜、索、枯、腸、勉、成、即、就、以、
次、其、韵、曰、春、雲、一、朶、趁、風、來、故、意、氤、氳、罨、碧、落、白、日、
有、情、先、作、雨、夜、間、打、點、上、陽、臺、詩、付、秋、羅、並、以、實、告、
免、其、從、中、調、劑、當、有、厚、報、秋、日、自、已、一、身、赤、貧、用脫、布、
衫、黑、似、皂、羅、袍、尚、不、能、一、易、乃、妄、口、許、人、事、至、急、處、
曲。牌。名。號。甚。

酬韵至此動情
極矣

總不免寒儉行
徑

不、過、仗、勝、閒、物、作、醜、態、向、人、耳、田、方、欲、戲、之、已、笑、而、
脫、去、矣、去、則、不、復、更、來、茶、飯、皆、停、田、可、笑、疑、念、復、萌、起、坐、
不、定、漸、至、漏、下、秋、羅、始、出、仍、送、一、詩、牋、秉、燭、展、閱、猶、
次、韵、也、詩、曰、坐、待、春、雲、出、岫、來、東、牆、月、已、上、莓、落、外、
家、兄、妹、休、迴、避、例、有、温、嶠、玉、鏡、臺、秋、羅、且、告、曰、娘、子、
致、聲、郎、君、可、即、入、矣、田、喜、慙、過、望、澡、頸、漱、齒、整、肅、以、
隨、甫、入、院、門、即、見、女、倚、欄、而、待、把、握、極、懽、布、延、對、酌、
各、述、傾、慕、從、此、依、倚、閨、中、不、離、跬、步、女、性、好、動、喜、吟、

涕泣是女子長
技

子夜行時固已
宜創之矣

詩詩多幽怨田勸其節制恐致不祥女雖是之而吟
詠不輟一夕方對談忽春羅揚聲戶外曰主母歸來
矣二人驚怔未下床媪已入室見之大怒曰男女受
授不親豈但促膝促膝可乎田惶慙投地願甘責罰媪瞋目視
女女淚滢兩頰愧而不懼媪晒曰留親下榻竟成緝
盜入門為是自家姪子且似謹愿非儂薄者故坦然
付託出外不疑不意親骨肉纔半月之久何以草創
便爾禽處獸愛今之所謂少年老成者尚可信哉第

毫不通情徒欲
謀利媪誠俗不
可醫不改習
風氣

秋亦未免有情

事已舛謬姪之肉亦不足食今與姪約領老身資本
二千金往山東販貨須志如翁伯勿為康樂苟能獲
利三倍即當以秀姑妻汝否則無相見也田崩角稽
首額為之墳遲數日姑出金斗一隻玉瓶一枚付田
曰持此去售之善價可得二千金明日當去途間如
遇相識情思難堪但云先世所遺無吐實也田唯唯受教歸室
束裝而拳拳懷思如藥之苦夜漏二下秋羅導女潛
出相持嗚咽各有涕洟秋在旁亦啜泣助二人悲哀

夜言聞金 卷之十一 九
女脫臂上紫金條。脫為贈。更送別以詩曰。愁對空庭
月影斜。潄潄別淚恨無涯。他時相訪。應如夢。認取棠
梨一樹花。田卷而懷之。報以白玉指環。並和其韻以
留別曰。話別匆匆。月已斜。無端分手向天涯。癡情不
比浮梁客。珍重東風撼落花。女見詩。泪零如雨。未及
再言。春羅倉皇來告曰。主母已起盥櫛。將送田郎上
路。女悲不自勝。拜而送之。日行矣。勉之。強飯。苟富貴
無相忘。言次。大慟。二婢扶掖之而去。雞再鳴。媼出祖

支離尚悅已露
非人世光景

對此能不黯然
魂銷

于庭戒田曰。姑鐘漏俱歇。唯此一女。汝既汚之。理無
他適。勉為之。俗云。三卯兩成。汝兄弟四人。唯汝在矣。
詎可復暇乎。姑舉眼無親。今傾囊付汝。一以免盜賊
窺伺。一以俾汝克紹先業。他日歸來。倘失于記憶。但
于近邨。諮詢衛輝楊氏宅。應無不知者。田謹誌之。強
進數觥。再拜泣別。媼掩面而哭。嗚嗚。女隱身屏後。相
對泫瀾。田不敢請。見負囊出門。心忽忽不知所從。步
步回顧。約半里許。殘月如霧。高樹如山。烟草迷離。門

秀姑

美人不見香
芳非人孰無情
誰能遣此

夜讀隨錄 卷之十
庭已不可復見矣。宿食至齊魯間。易金市瓶。置貨行
賈。自夏徂春。獲價十倍。竊喜有以報命。好合可期。乃
盡以其貲。易黃金。輕裝載。乘健羸。星夜馳歸。比至
故處。但見春林草茂。風景夜稀。第宅門庭。杏不可得。
憶姑臨別所囑。亟往村中問之。咸曰。此間但有衛輝
楊氏墳。葬已二十餘年矣。不聞有衛輝楊氏宅也。田
大驚。重至其處。果有二塚。塚前各樹短碣。半沒土中。
拂拭讀之。一題河南衛輝府楊門田氏之墓。一題衛

能不悲哉

受恩不極情
不贊宜擁富厚
厚而長寧也

輝府楊氏女秀姑之墓。墓則有棠梨樹。花已半卸。樹
後數武。又有小塚四五。知為秋羅等控處也。田癡立
良久。拊膺大慟。始悟所遇。即其姑及表妹之鬼也。不
肯負姑之恩。妹之情。遂僦居村中。鳩工百人。營建墓
道。植松柏。築垣墉。復想像舊宅。如式建宅一區。買僮
蓄婢。即居焉。為慕道之主。終身誓不娶婦。但納妾生
子。以繼田氏。每逢節序。必厚奠。慟哭而祭之。恩茂先
有田數頃。穎順德時。往徵租。與田氏子相交。誠恂恂

不言閨金 卷之一 十一
儒雅之美少年。而爲隱君子者也。茂先下榻其家。亦得弔女之墓焉。其唱和之作。皆錄歸以示所親。予因得寓目。茂先有詩贈田。極溫厚。得風人之旨。具稿中。茲不載。

蘭岩曰。嘗讀西廂記。而歎夫人之俗也。以家無白衣婿。促張生就道。且誓以必獲榮貴。何其不近情也。乃楊氏婦。疎放其女。以至偷情。卒復不能暫留。責令貨殖三倍。始許好。合其爲利之心。

與爲名等。何天下婦人同出一轍哉。是可笑而可嘅也。

李齋魚曰。晉人以錢爲命。田之姑已夫其女。而猶欲田作賈三倍。而後以女妻之。其貪利之心。更甚于愛女。無怪碌碌者。白首行賈。不以妻女爲念也。

玉公子

津門郁公子。顯宦之裔。家累數十萬金。食餼于庠。矯

不詳世金 卷之一
矯有聲年甫二十丰姿韶秀姣媚人以玉公子稱之妻章亦世家女美而賢甚敦迷好第宅延袤半里許一巷之中無他族偏處宅之東新獲李總兵園雖甚荒廢而極閎敞公子每思修葺以事未果一日聞人通一刺云蔚州章秀才過訪公子好客成癖轍倒屣逆之客入則十八九美少年也眉目娟妙飄然若仙公子一見傾慕章登堂展拜曰久與瞻韓無緣御李茲獲披覩實慰夙心知公子得李氏廢園虛置弗居

意將歲奉百千暫寄家口未識肯見諾否公子答拜曰君若惠然肯來是玉樹俯倚蒹葭也石上因緣何敢方命章喜動顏色再拜申謝話談良久然後辭去訂以即日與族俱來公子唯唯進之門外一揖而去公子入告章章曰歲百千稅一廢園與人計亦非左第恐其言之未必踐耳公子曰豈有溫文爾雅如章生耳食言者乎吾同學之友多矣未有能及之者倘移來居此不特得一芳隣且得一臧友也曷時章復

率二僮來先奉百千公子力却章強委之而去。公子追問寶眷何時移來。章曰：行當入新居耳。公子授賤于章。竚立門外。俟之。先見多人扛鼻箱籠几榻等物。陸續不絕。最後香車十餘輛。輾輾而至。將日已曛。暮望之。不甚了了。但聞諸女眷笑語聲。輕銳如羣燕。相將入園去。其氣象之豪華。有非百萬之富不能彷彿者。懷惑而人與章共測之。章曰：翊日汝不往拜乎。相見詳詢之。無不得者。底事妄猜疑。公子以爲然。蚤起

肅衣冠。踵門請謁。刺甫投。章卽趨出。把握甚懽。公子環顧廳內。鋪陳華麗。卽棟宇榱桷。亦若新構。殊形疑訝。章笑曰：吾謂舊宅不應遽生新色。耶。知君必卽辱臨。恐茅茨不剪。有褻貴人。故于夜間。督率僮僕。稍加粉飾耳。公子疑遂釋。而愈信其富。更請拜其尊人。章曰：二親與諸昆弟。寄居閨中。並一姑。適商南殷氏。已二年矣。此間相依者。僅有新婦與弱妹二人也。公子誌之。歸與章議。章生有妻妹。當爲具米麪魚肉薪水。

聊盡東道誼。章諾之親往。餽遺。韋妻秦氏年十八。妖
艷無可比倫。與三妹美相埒。章故妹麗。郡中無出其
右者。茲與諸美相對。殊慚形穢。秦少章二歲與三妹
皆以嫂呼章。懇懃留飲。極相契厚。遲數日。章亦盛設
招秦及三妹。飲盡歡而罷。自是兩家往來如至戚焉。
章一子方在襁褓。秦亦有娠。嘗謂章曰。生男則已。苟
生女當爲嫂家婦。章曰。恐娣戲言耳。如果然。實副奢
願。三妹復從旁從惠之。閱數日。秦果生女。章聞之舉。

室歡騰。粥米餽贈。旁于兩宅之間。及彌月。韋折柬
召公子曰。翅日作湯餅會。諸親畢集。所需尊客。唯君
一人耳。公子許諾。預餽珍品。至期盛服以往。親晤久
一介而入。見婢媪捧杵操器者來去紛紜。堂上寂無
人語。唯聞吸麪啜汁阻嚼之聲。雜沓甚駁。公子啓簾
座中一少年瞥見之。投箸而起呼韋曰。舅亟來有客
至矣。諸女眷倉皇走避。咸退入屏門後。韋出見公子。
拊掌曰。方怪是何疎遠惡客。孟浪入人內寢。乃東道。

主人即復促諸女眷出曰此西宅郁公子通家誼也
奚避馬諸女眷悉含羞俯首歛衽而拜公子答拜竊
睨之皆不世妹也而秦氏尤光艷動人神爲之奪魄
強成禮諸男客亦各通姓字要皆少年而富豪者內
有章之小姨夫曰生者與公子一見如故恨相見之
晚相與人席飲啖至晚而散歸而念秦不置微露其
情于章章笑曰焉有長厚君子而垂涎于親家母者
乎公子曰名分卽定亦無大碍况名分未定乎卿其

爲我籌策不敢忘報章笑而許之遲數日章設具招
秦及三妹飲而密置媚藥于酒中獨以醉秦秦瞋眩
不能支倚婢扶八章室着牀輒熟寐章笑曰秦妹今
日頗不濟能飲幾杯酒便爾至此必是詐耳三妹曰
量素淺醉應不忘稍息當白起章乃命婢反閉閤子
戒勿復入驚擾仍八座勸三妹酒室內故有圭竇隱
床後內通曲室章預伏公子其中公子窺伺極審見
閤子已閉乃疑疑啓簾鶴行鷺伏而出秦已八黑甜

搖之不覺而冶容妖態中酒益媚先接其吻柔香入
 腦欲情火熾因徐徐褪其褻衣見雪股粉膏膩如煖
 玉錦衾繡幕掩映生輝心旌搖搖撫摩備至方欲狎
 之忽幡然而悔陰念吾與韋生至交也今見色心蕩
 欲淫朋友之妻何殊禽獸苟不忍之須臾則一生福
 德喪盡矣念及此慾情冰釋急為掩覆下體躡足而
 返既而三妹入室促秦起曰漏下矣可歸休秦徐起
 掠髮理裳面有赧色但呼茶啜數口輒起身欲歸章

留曰娣尚未進餐何可枵腹去豈其夜晚到家更復
 起爨不惹伊韋叔笑我太箇耶秦奚哂曰爾非好人
 不足與較早白明日自有人來討回話耳言訖遂去
 章面頰頰赤不敢酬酢送客回竟見公子潛詰何以
 敗露之由公子驚曰彼始終熟寐何云敗露因以實
 告章不之信公子指燈自矢章乃笑曰小狐媚亦太
 乖乖妖言隱謎幾愧悔殺人明日恐有他說君須預
 為檢點公子不言而心殊忐忑次日韋果至必欲請

見公子不得已趨趨而出。韋一見笑曰：「兄連日不昭，在家作底事。」聞兄居恒喜讀毛詩，必有所得，盡講一二章以開茅塞。公子窺其色，不愠，中心少安，乃笑曰：「是語奚其至哉！予焉足以講毛詩。」韋曰：「兄不讀詩，何以能好色而不淫也？」公子聞此說，打入心坎，羞愧不復能對。韋大笑曰：「無傷也。今而後愈信兄之爲人矣。昨夕所爲，幾希禽獸，而一念之轉，大禍去身。兄直吉人哉！昨有妙手空空伏兄臥室窺伺久矣，苟非兄勇。」

猛遷善則雖繞以千闕，化爲蟻螟無所逃遁也。床下有物，可入驗之。公子驚恒，不甚解其所謂。韋去，急索床下，果見一物，光如雪雪，大駭，取視之，則利匕首一具也。不覺毛髮森豎，汗出如瀋。章亦股栗，乃相與踵門負荆，匍匐請罪。秦扶章入室，毫不介意。嫣然向章曰：「嫂何必爾！兒與公子本有一宿之緣，昨晚已勾却一半矣。嫂爲公子運籌，不無罪過，今既能改，是無過矣。兒何芥蒂之有！但此事仍須秘密，倘洩于人，兒將。」

夜讀隨錄 卷之十
羞死矣。不久尚有所請。容緩言之。章感其情。轉增羞。報從此仍相往來。和好無間。居無何。白生忽衣冠而至。執禮恭謹。公子愕然曰。忘形已久。胡復拘拘。白曰。平日無冠昏喪祭之事。不過詩酒招携。今有大慶。安敢失度。公子問有何慶。白曰。韋家姨夫有弱妹三人。久貞不字。以兄錦心繡口。玉質米心。欲盡歸于兄。以充妾媵。諒兄不見却也。公子乍聞而驚。既而喜。驚喜少定。乃疑而笑曰。兄勿妄言。世間寧有此事耶。白曰。

此事不奇。何故天下無之。且諸事或可妄言。此何事。可妄耶。公子曰。韋君至交。其妹猶吾妹也。何敢出此。白曰。唯其至交。故萌此意。否則萬金爲聘。不能求其一諾矣。况乎三哉。公子八南于章。章之驚喜尤甚。極力贊成。公子出拜。白曰。苟能如願。請以身酬。白笑諾而去。越數日。韋先送粧奩。至大小百餘。擡靡不窮。極華美。約值萬金。公子親詣。韋謝。韋致敬曰。以兄勇于改過。河中流砥柱也。三妹得所。託付無任慶幸。公子

夜讀金 卷之十一 九
撫謙特甚。及定情好合，如鼓瑟瑟。三妾妖艷，各擅所長。與章亦極莫逆。公子自訝何修得此，喜出望外。一日，秦謂章曰：「女可離乳，自是郁家婦，當留汝家。」與三妹共鞠育之。行將遠別，章驟聞之，不勝駭愕，問將何往。秦曰：「歸關中，依舅姑耳。」章以告公子，公子廢然。卽往見章，章適過訪，相遭于門。章曰：「歸心迫切，急欲戒途，離別自今，趨承無日，不勝惆悵。」公子悽然曰：「相得正，懽遽忍言別。」兄雖脫口，弟不忍聞。章曰：「三妹一女。」

幸托喬松，東遊之願不虛。西歸之念遂摯。言瞻此帖，眷念椿萱，歸思頓興，刻不容緩。十年後當復相聚，無戚戚也。公子潛然不克自禁，章慰之而去。公子與章謀欲盛筵爲餞，三妾止之曰：「無庸，恐弟及公子不聽。」部署已定，親往邀之。至則門館空虛，一無所有。不知何時舉族皆行矣。涕泗而返，章亦啜泣。三妾毫不在意。又三年，三妾忽倉皇謂公子曰：「知君家有貝葉梵字金剛經，尚存否？」公子曰：「此鎮家之寶也，尚什襲供。」

夜讀民錄 卷之一
奉于佛堂焉得不存。三妾喜躍曰：然則兒輩得生矣。公子驚詢何故。三妾乃赧然實告曰：兒輩非人實狐也。以大劫在，適故父母令兒嫂携來東遊，以避之。知君家供奉此經，遂託宇下。繼見君改過如夷，蕪祥和滿室，災害不侵，如以兒輩見托。今大劫已屆，午後雷雨大作，時祈君念一夕之情，匿兒輩與姪女子佛座下。君開經虔心跪誦佛前，則此劫可逃。然後共究性命之源，講修持之道，仙籍可登也。公子始大驚異，謹

誌之。午後果見西北方奔雲如墨，隱隱雷鳴。三妾獐
狸伏佛座下，立化爲狐。公子惻然急，納小女子案下，
以佛旛覆蔽之。與章至，心開經向佛跪誦，不輟頃之。
雷電交作，大地震搖。公子與章伏俯戰兢而誦經，愈
急。良久忽聞人語曰：何如？又一人應曰：止止已奉佛
旨免之矣。俄而寂然，雷聲漸遠。三妾已抱姪女，鵠立
于前，喜溢眉宇，叩謝八子與章各相慶。幸公子自此
世念頓灰，日與三妾講求至道，章亦究心玄學十年。

夜讀隨錄 卷之十一
不憚。後竟徙家關中。不知所終。想與章會矣。章有侍
女。胥蘋者。嫁為嵯商范氏姪婦。玉公子事蘋。每向其
親戚鑿鑿言之。
關齋曰。活心一織。已伏禍機。正念一生。遂登仙錄。甚
矣。人之貴能改過也。克已復禮。天下歸仁。一念之善
可不擴充哉。

螢火

恩茂先秋夜見過地酒持螯和與談鬼。茂先因言其

來便怪

何負能看

伯祖達公為永州太守時。一僮名淘氣者。年十七。頗
穎慧。貌亦韶秀。公命掌書記。夏夜苦熱。僮獨宿書齋。
移榻當軒。白身高卧。見檐前流螢一點。光大如雞卵。
異之。轉瞬間。增五六點。繞軒而蜚。默念此地螢火。乃
如此之大。足見地異氣候。別而物亦殊也。尋亦離去。
矇矓之際。覺私處有物蠕動。驚起視之。一螢集焉。亟
捉之。已飛去矣。笑曰。公麼小蟲。亦思此道耶。因引被
覆下體。仍覓黑甜。甫交曉。似有人啞啞然。啓其被角。

想其趣而欲其
再至遂不復疑
所自察情動固
如是耳

前何齒恭若荷

夜讀隨錄 卷之十
三
野寢中，嬾于寤，竟少聞，漸伸一手入被中，竟捫其勢。
遂懷然如夢，不能轉側，繼又似女人就而交接者。
良人方去，乃寔然而寤，精已邁矣。次日頗倦，憊然真
想其趣，正欲其再至，故不以告人。日暮，體修容，驪
卧故處，移時螢火漸繁，假寐以俟之。漏二下，果有一
女子來，啓被角，微窺之，締約如僊子。僮喜極，急起抱
恃之，女愧縮，殊甚，擺脫欲逃。僮低語曰：「既自來就人，
何須爾爾。」女因恬然不動，頰首羞頰，任僮所為。僮遂

始以情死，卒以
情來，何情之難
忘耶！天下情種
能得一溫，視之
士而失身，儂
豈因緣乎亦識
之淺迫不及待
耳

狎之，綢繆備至。自此無夜不來，五更便去，兩月如一
日也。僮叩其姓字，女曰：「妾以誠告君，君其勿怖。妾姓
姚氏，父為明季太守，曾居此署，願事科歛。妾時年甫
十八，以婚姻非時，憔悴而死。生時酷愛梨花，故屬續
時，囑語老母，即瘞此園中梨樹下。因見君年雛貌美，
不避草露之嫌，輒爾寒裳相就。幸勿以葑菲見遺也。
僮欵暱方深，忽聞其為鬼，驚悸欲狂，舉枕擊之，應手
而滅。遂蹀躞而走，直叩宅門。宅中已寢，聞叩門非時

反照通錄

卷之十

三

其煞風景亦不
或火盜

疑為火盜。亟振管闕扉。僮碎然擠入。舉宅無不驚避。公自出此而止之。僮投地戰兢。良久始定。備述所見。崩角求寬。公命服以丹砂。使為善禱。翌日。果于梨樹下。發得一朱棺。剖視女屍。容華不變。昇之郭外。焚而葬之。僮卧病月餘。尋亦就木。其父母至今存也。

蘭岩曰。一時科歛。異代猶敗。露于鬼物。深堪儆惕。乃僮始艷其美。而不察來之無端。以痛絕之。繼聞其言。而不少憐惜。以枕擊之。其病月餘而

就木也。宜哉。

柴四

固原柴四。販羊磁州。生計潦倒。值秋風起。歸思迫切。策蹇就道。偶失路。誤入叢薄中。屯如邈如。饑且疲。乃捨騎而徒。是時。驢斃枯葦。人啗乾餼。且林樹在望。可謀小憩。正行間。驀然蹴起一兇。竄出草間。驢驚閃避。道旁一眚井。驢失足而墮。韉在柴手。猝不及脫。亦墮。墜焉。井中黑暗如夜。泥深沒踝。暗中摸索。無計可出。

失意八每多不
順

桃源仙境忽得
可省井又為武
陵漁人所不能
耳

何處復為蓬壺
方丈

自拚必死悲悼逾時已而有隙光透入望如一線即
之得一石門力憾之豁然開闢門外細草茸茸萬花
如繡遠山橫黛近水拖藍天朗氣清一目千里柴驚
喜出意外即牽驢而出度花筱纔半里許便得一逕
夾迤奇葩異卉悉平生所未睹桃花千葉皆大如碗
時際殘秋而其地風景則似暮春懷感殊甚乃驢驢
得得行去卒至一村落實流環繞綠樹陰濃板屋竹
牆儼如畫裏就中黃童白叟各有怡然之色驀見柴

無不驚怪而尤怪其驢雖聚觀紛議而莫敢近者柴
不測何意但下氣柔聲告以饑苦一老人指示之曰
向西石橋畔有荀孺子宅富而好禮盍往見之柴如
其教至則一高門面橋極煥赫剝啄久之一蒼頭出
應訊而入又久之荀孺子出白皙美髭鬚年約四十
許岸幘方袍制度甚古乍見驢而訝曰此何獸也柴
以驢對荀細玩審諦笑其形怪曰驢字多見于詩書
今始識之矣延客入堂繫驢庭樹未暇敘談亟呼家

一字品題已極其妙

人其來看驢中雜一女郎甚治頰目柴似甚欣屬者
此特忘錄柴神為之奪已而驢鳴眾為驚散荀大笑曰度其形
聽、明、人、也狀馬之流亞耳必非噬人者又何懼乎適審其音聲
未、必、如、此、可、笑則在宮羽之間矣詢尤物也遂留柴館穀意頗慇懃
以二童服役居數日柴乘間以女郎為問童子不答
笑而引之荀出謂曰問君詢及小女必非無心也
柴慙汗而謝曰偶一矢口實無他意幸宥之耳荀曰
君亦嘗聞韋娵光之事否柴曰少小賈販胸無黑瀆

一見便稱風興耶

焉知故事荀曰彼娵光精神洵灼渣滓銷鑠餐六氣
而飲沆瀣漱正陽而含朝霞非不能乘風雲而上下
也乃一見仲鑑遂成伉儷今日之事夙契也荀不棄
相、不、到村野願結絲蘿柴聞之不勝狂喜雖辭而不力荀即
索聘柴解囊出紫金條脫二枚奉之荀曰即此為已
百、里、笑、流、而、頓足矣因問柴平日作麼生對曰販羊荀愕然曰業幾
年矣對曰父作之子述之蓋兩世矣固云不富亦可
小康荀慘然不懌曰非仁人也詎可妻吾女柴曰販

二語極甚豈庶荀較富富耶詎知荀之返聽固在不仁不在不

實也

夜譚隨錄

卷之十

三

而不殺。疑若無罪。荀曰：汝雖不殺多羊，多羊由汝而死。烏得無罪？柴請改業。荀曰：販羊兩世，死羊若干矣。罪不可逭也。改業亦晚矣。反其聘，留其驢，贈金一錠。而遣之。柴大悔恨，而弗敢爭辨。快快負囊而出，就荀之左隣以居。欲謀歸去，問途于人，而無知者。心殊鬱結。幸主人不索房值，且日供兩餐，無所缺乏。柴喜其地之風土秀美，人情淳樸，故亦安之。一日聞郵人共相傳說，荀孺子嫁女于鮑處士家，今日親迎矣。蓋往

此語一聞，悉
 然矣

自當如是，若不
 如是，若生人氣
 性矣

觀乎於是。合邨之男婦老幼，觀者如堵。牆柴擠稠，人中見綵旗前導，華轂後隨，鮮衣花帽，簇擁魚軒。左右者甚盛，又盛飾其驢，有簪花美少年乘之。咸曰：乘異獸者，鮑家郎。荀家婿也。柴見之，妬心火熾，突前遮道，謂何故奪我驢？眾乍見而驚，既而怒，羣集以馬箠撻之。柴冒首捉衿，不肯稍却。荀聞變，奔至，見柴怒曰：牧羊兒，乃敢擾吾大禮耶？遽命縛之。柴滾地大呼曰：今日斷脰陷胃，豈懼一縛乎？眾不能決，乃共之官。官頗

柴應如是可取
 可嘉

夜譚隨錄

卷之十 柴四

三

袒苟坐以刁詐。鞭化鞭三百。流五百里。發遣戍塵。盼
關。關吏命司啓閉。柴在關匝月。無一人出入。關門者
殊覺寂寞。值關吏以事他之。囑柴謹守鎖鑰。勿輕窺
伺。關外吏既去。柴得間啓關。連逃甫出。關風景頓殊
且寒甚。奔走至暮。得至一村市。問諸行者曰。湖南某
縣某村也。問何時。曰某年十一月某日。柴大驚。蓋去
所墮之井已千餘里。計墮井之期已十餘年矣。星夜
歸家。家已易主。訪求親故。遺流殆盡。唯一季弟尚存。

負爲酒家傭。鬚髯似戟矣。展先人之墓。廬舍無存。松
柏爲樵矣。樹磨長。勳盡以販羊餘資與弟。遂棄家爲
黃冠。雲遊不知所終。

閑齋曰。落智井入洞天。柴之分合爲仙矣。乃以販羊
之故。卽時脫仙籍。而還塵障。可七者可以鑒諸夫子。
謂始作俑者無後。爲其象人而用之。非仁人心也。况
販羊兩世不仁。孰甚。古人慎于擇術。世之謀生業者。
門路甚多。奈之何必欲爲漁爲獵爲屠僧也哉。觀于

此寧為驢不為柴矣

蘭岩曰擇術不仁仙緣無分一跌十餘年始得在蹈人世可不慎歟可不戒歟

吳詰

宜興吳詰少年尚氣膽勇過人以罪長流五涼為鄉
細張氏記室張三世皆為總戎世胄巨族城南卽別
業與夏月常往避暑地極幽邃亭軒臺榭曲折連綿
池塘廣數畝塘西跨一板橋對橋一軒繚以曲廊軒

景物佳甚

女失所天殊為
恨恨張俗人奈
何孟浪至此

後高樓五楹樹陰映蔽樓為張次女所居女年甫及
笄有容色許字邑紳周方伯少子紅顏多薄命今未嫁而夫死重字
涼鎮馬總戎之孫馬世系回紇秉夷教甚乖女願鬱
鬱成疾漸發狂語哭笑不恒巫醫不能拯張無如之
何唯嚴其防守而已一日薄暮吳獨坐藤花下東偏
有屋數椽隔以粉垣久荒廢忽聞其中有人絮語諦
聽之隱不可辨大疑乃躡足屬耳于垣既而踰垣屬
目于牕見二少年對坐地上貌極都美方巾潤服不

文壇五錄

吳詰

七

類時人一衣紫一衣綠。吳知其非人，亦不驚之。第屏息以察其所事。紫衣者手弄一玉指環，且玩且嘆曰：非物之為美，美人之貽，憶昔遊酒泉，入雲中，客晉陽。又居袍罕三年，由臨洮、皇蘭一路，仍歸于此。奇遇之多，指不勝屈。若今日所昵，未數數然也。方我在臨洮道上，與令叔廝霞公邂逅，時對坐河干，欵言移晷，便云：阿咸在涼，不無所遇，所惜對術淺薄，恐致蹉跎。深縈懷抱。彼時我慰之曰：季窗銅閉已久，內照晶瑩，嘗

自守嚴而邪不能動人，可不于重金美色來前時，且加省察哉。

以火酒試之，運用合度，其聲噫噫然，能盡五升。習則術精，恃此可無恐。此三年前事。今與子相聚，殊乖所望。豈其訛以傳訛，本屬子虛烏有之事乎？緣衣者笑曰：日與子偕，莫知我勤，子真為其所昏瞽矣。予昔日遇柳姑時，其自守甚嚴，無隙可乘，暗之以重金，眩之少動，可謂堅矣。然猶卒入其術中，應可不想哉。以美色，胥不可動，故示之以術，始獲相從。然猶百計千方，二年斯得其元精，以其自操者堅，而所稟者厚也。今張家女見我補襦，即不自禁，雖有奇術，何所用

夜譚隨錄 卷之十
之。夫于將補履不及兩錢之錐。誠以寥寥者不足以
俛俛者當之也。豈若子前夕之寤。三戰三北。大貽所
笑。出屣下以甘辱。一指環庸足肖乎。紫衣少年大慙。
強笑曰。方欲從學。底事見侮。綠衣少年曰。願學亦易。
事。第宜密秘。勿使牆外措大聞之也。吳乃悟。二人卽
崇張女者。大怒。亟返其室。取腰刀並彈弩。潛從窻隙
彈之中。綠衣者之目。嶽嶽繞地而叫。紫衣者驚惶欲
遁。彈又發。中鼻。隨棄弩抽刀入室。已失二狐所在。唯

狐大不耐彈
終歸馬氏而為
家我婦女始何
迂而不知數命
耶

衣服履襲委地上。如蛻。及玉指環一枚。持示主人。洵
女物也。主人深慚恨。俟之數日。不復再至。患遂絕。女
病亦漸瘥。後歸馬氏。馬氏子以廕官。參戎。女尚在年
四十餘。子居涼時。每見之。吳有逸狐歌。周南溪先生
嘗和之。

蘭岩曰。張氏女以乖所願。遂致邪物。憑虛而入。
顛倒數年。卒歸馬氏。不已。徒受窘辱哉。世之乖
所願者不少。幸無多狐憑之為祟耳。

周琰

岑溪諸生周琰，字崑玉，富而鄉居，能飲善談，特暴戾多力。往往因小忿，輒揮老拳，家人既不相安，隣里亦不敢犯。同社有廖生者，喜其才而惡其橫，目為周處。琰聞之，怒曰：余何隱刺朋友？琰曰：周處初年，固似周琰，然卒為善士。是琰未必如處也。琰欲行毆，廖走，免琰逐之。得衆勸，乃解。一日，有道士在門，施以錢米，悉不受。琰自出問，道士欲何為？道士曰：貧道善搏虎，欲

今日與善矣

為公効力。琰嗤曰：卽有虎，我且自搏之，何需汝？况此間近郭，焉得有虎？道士指琰曰：卽于是虎。琰怒曰：何物道士，敢指人為虎？攘臂而前，搥其胸。道士以袖拂之，顛仆丈餘，伏地不能便起。中心相怯，壯氣頓消。道士笑曰：如此，更弱，乃亦與人較力耶？貧道之來，寧有惡舉。以公將淪于異類，故相援手。夫何冥頑不靈，以至于此？琰曰：何謂也？道士曰：公前生本虎也，幸而為人，亦一念之善所致，不謂公肆行無忌，迷昧殊深，不

聖人

夜讀圖錄 卷之十
過今秋將復化為虎矣。琰驚曰：然則奈何？道士曰：無他術，靜氣平心，勉為善事，可以挽之。更贈公良藥一劑，圭服之，必效。勿蔑視也。留藥而去。琰杜門數日，玩忽旋生。同社友聞之，踵接來賀。琰曰：公等為道士所惑耶？吾思天命謂性，率性謂道。吾性暴，故行亦暴。是吾能率性而修道也。天之所賦，豈能戕賊哉？于是暴戾如故。條忽西風捲葉，序屬三秋。琰從酒家飲，方醉歸，解睡榻上。夢中覺遍身卷曲，筋骨悉畢，暴作聲驚

始

本如此豈必待變後始平心靜氣哉

寤而起，見兩手背隱隱起虎皮文。大駭，急解衣視之。舉體皆然，失聲大叫。家人環視，無不錯愕。琰忽憶道士所留藥，亟取服之。一食頃，皮膚即復其舊。如知道士為異人也。由是改過自新，平心靜氣，勉為善事。銘八字于座右，放情詩酒，絕想功名。自號為虎變居士。云貴筑劉昱東說。

蘭岩曰：一念之善，虎可為人。玩忽旋生，人而為虎。此聖狂之間，在乎幾希也。雖然，虎亦非尋常

夜言錄 卷之一
獸也。琰慷慨豪爽，故得變為虎。若世之險邪庸
碌輩，恐欲變犬而亦不可得為守夜者矣。敢望
成虎耶。

傻白

太監白某，面白人稱傻白。年四十餘矣。聞嘗為予言
其十六歲時，值上元節，金吾不禁，燈月交輝。從其叔
之西城外祖母家，與諸姊妹兄弟呼盧。半夜四更後
始告歸。至半途，忽憶表姝所贈陞官圖一紙，散于六

俟

枚。忘未携得，欲返取之。叔不耐往還，約在西安門內
茶舖中坐俟。白獨返外家，取得二事，更為留連一餉。
然後行。時已五更，街衢人跡已稀。路出白塔寺後中
廊下，見一人隔車軌並行，不禁寒栗滿身。視其人高
不過三尺，塊然一物，淡黑色，別無頭面耳目手足。如
一簇濃烟，且月下無影。大怖，奮步急行，而物行尤駛。
相隨約里許，驀一人迎面來，正與物對物，且却且躍。
倏左倏右，狀頗倉皇。來人渾如未睹，直前無恐。物窘

其人不可尋常

夜讀隨錄 卷之十
迫一閃化為旋風。羊角而起。高丈餘。投東巷去。司柵老軍警見之。棄柵驚喊。問何人。白答以歸家者。老軍曰。非問汝也。適有一人到柵前。何一旋輒不復見。白心知為鬼。漫應之。比至西安門。心旌未定。見其叔坐茶舖中。神色沮喪。方將以所見告之。叔急搖手止之。似有所諱。乃相與茫茫然歸。叔又于途間頻囑。卽有所遇。歸家慎勿宣洩。白口應而心疑焉。越數夕。其叔病死。

蘭岩曰。白之所遇。其叔之鬼耶。令人不解。

學生

同州有兄弟學生者。年各二十。貌皆姣好。聲音笑言。雖家人往往誤識。唯于衣履取別焉。少孤。同從其季父于解庫中。並知名于鄉里。然性皆多疑。既授室。各防閑其妻。甚于縲洩。伯得子。見之。訝曰。何酷似其叔也。得母。汝已作陳平嫂耶。妻大恚。嘆曰。汝與叔有何分別。何怪懷抱中物。伯終不釋然。故疎其防。留心以

可笑之甚

夜讀隨錄 卷之十
伺其隙。仲妻為郡中巨族女。容色。瑋其嫂。而鍼。帶過之。尤工繪事。一日。仲囑曰。汝既善畫。盍寫吾二人小照。妻問作何裝束。布何景物。仲曰。俗式須避之。今當作梧下花間。嘗春坐月。汝衣短衫。支頤倚湖山。畫我出浴着單裙。不衫不履。把卷欄前。妻曰。似太鄙。媒將何以舉示人。仲固強之。數日寫成。神情逼肖。且集古句以題之。曰。但傳消息不傳情。一半梨花一半鶯。珍重從今常倚壁。卿須憐我我憐卿。仲翫不去手。既而

諦視。忽大疑曰。汝為誰寫真乎。妻不測其由。還應曰。我亦弗知為誰寫矣。仲曰。囑汝寫我。幾曾著汝寫兄。妻聞之。兩頰暈生。強笑曰。汝弟兄面貌原不相遠。但我第知寫汝。不知寫伯。仲見其見頰變色。曰。不與汝証據。汝肯甘耶。兄左腋下黑痣。唯我知之。汝未見其裸程。何處見此。妻無以對。取圖視之。始莞爾曰。幾為汝所窘。此蠅矢所污。非筆點者。汝自目力不濟耳。仲不顧。輒握拳。摔髮痛毆。欲出之。妻之父母聞之。大閱

太守亦可笑

戲言不可如是

冷明子守

具牒鳴於太守太守驗其兄果有痣獄不能決會邑宰八白事守告之宰曰職初任污縣時亦有孿生姊妹而其姊為夫家所出者母家來訴訊之蓋其妹夫佻達恒給其姊夫曰素與大姨交好苟不信乳間有朱癩可証也其姊夫歸驗其妻果有赤癩大如錢遂信而出之職詰其姪力言實出戲言緣已妻乳間有癩故聊以為戲初不料其亦然也復驗其妹不妄訟始息今母乃亦若是乎守因命輒仲觀之左腋下亦

工真雅字
如珠

有黑痣與伯無異始屈服守不之罪判而釋之好事者錄其辭曰審得某氏子雙生並育一乳同胞合浦明珠剖胎得二崑山白玉琢璧成雙既各締其絲緡恒不謂其琴瑟必防夫弟詎生兒敢羨參軍姊避夫兄輒寫照逢臆太尉反夫妻之曰生疑在兩廐紅潮傳伉儷之神聚訟為彈丸黑子誼闔手足看來俱瑋微瑕痛切肌膚歸去仍完大璞從此縱在窺青帳嫂不妨為阿叔解圍時或出易新矣嬌豈至將伯兄錯

喚無更尋癡索綻還須篤愛敦倫。

蘭岩曰庸愚可笑類多如是獨是太守判辭如此該博秀雅而決訟不能明斷苟非邑令引証幾至淹留案牘豈讀書人徒工詞章而不留心政事耶

某王子

相傳明朝某王子出側室性殘忍居恒無所事事唯與置奴媚子縱肆淫暴賤侍小有過輒燒錢禿衣烙

種種暴戾不仁
安得不天下

之或將未燼烟灰置其掌中灰燼皮焦而後已不容轉側苟不隱忍則匪刑復更矣猶犬稍不愜意貓則縛四足于四犬鞭之四走以分其驥大則用四驢或四馬蓋倣古車裂刑也常設巨鑊于殿中沸油滿之捕燕雀蝙蝠生前之俾焦黑蘸椒塩以佐酒無一下箸數十枚不饜也未襲封病癆瘵而死死已二年矣其府中長史某忽一夜夢見之被髮裸身顏色悲慘驚恟所自王子泣訴曰子生時不仁至極死後備嘗

死後方知自悔

嗟何及哉

慘切悲酸言隨
相下算景思憶
生前之所為也

夜譚隨錄 卷之十
地獄之苦。今陰譴已定。當托生為驢。公明日可至某
大街某坊某肆前。繫有草白牝驢一頭。瘦而禿尾者。
即予之生母也。史慘然驢腹中懷駒。即予也。公幸念夙昔贖
我母子歸。不致畢命屠刀。則恩同再造矣。言訖。悲聲
悔切。長史驚而寤。陰異之。歎息不能復寐。反側達曙。
翊日驅車入市。往覘之。果有懷駒牝驢。繫肆前。形色
悉符。所夢南下車。驢向之長鳴。兩目淚下如瀉。長史
亦為之潸然呼肆主。詢曰。此驢營乎。對曰。此昨日用

錢五千買得者。今將殺以賣肉。不生鬻也。長史曰。不
然。殺以賣肉。不過欲多得錢耳。汝但言殺此驢得利
幾何。吾當倍贖之。肆主曰。大人動惻隱心。必欲贖之。
小人何敢過索。並本利得錢六千可矣。長史如數給
之。牽驢以歸。是夜復夢王子及母來謝。長史弗敢隱。
乘間白諸王。王乍聆之。不勝錯愕。既而嘆惋良久。復
恨恨曰。暴戾子固應服此。真報即其母之陰賊。悍妬
亦當如是。雖然。父子之情。未可絕也。城外園寢地廣

王出此語人謂
無父子情而不
無實真心話也

夜讀隨錄 卷之一
草盛可縱之其中俾糶散以終其天年可也長史唯
唯承命縱之曰即生駒王一日過之二驢見王伏地
泪流王試呼其名輒搖尾而嘶似應似答王亦惻然
者久之於邑而返及王薨二驢不知存否

關齋曰甚矣上天福善禍淫之理毫髮不容假貸也
以王子之貴不悛于惡降而為驢天豈有私于人哉
人往往不信因果之說而此事則又一時所共傳尚
何因果之不足信哉此事可信則相傳白起李林甫

秦檜托生為猪之說亦必不誣矣漢昭烈曰無以惡
小而為之無以善小而不為後世王公能守此言為
子孫義方之訓日耳提而面命之庶幾乎世德相承
箕裘之克紹也

蘭岩曰生前凶暴殘忍備至死後為驢幾不免
畢命屠刀亦云慘極矣世之暴戾狠毒陰險輩
幸早回頭免致繫頸肆前時望人贖救而不可
得也

再生

永平某村有翁媪業豆腐者。性皆好善。過有橋梁道途。朽敝泥淖者。輒出所蓄貲。極力修補。數十年如一日也。會村前石橋爲大水所壞。行旅不通。翁復鳩工繕理。身亦操作其間。日午倦憊。倚坐橋柱少憩。瞥見二青衣人。驀然來前。類縣中差役。呼翁曰。可亟往。翁問何之。曰。至則自知耳。翁不敢違拂。乃起身從之。行約十餘里。入一村。見臣宅甚壯。翁識爲某村大富家。

某人宅也。青衣促翁入。歷數重門。直達寢室。室中婦女甚夥。其環繞一少年。婦方臨蓐。翁愕然驚却。青衣併力推擠。不覺跌入少婦懷中。驟覺通身如渥沸湯。輾轉掙鬪。旋復寒甚。恍卧霜雪。耳中聞人語曰。恭喜娘子生得一兒郎矣。翁大驚。開眼四顧。悉如所見。自視其拳。僅似胡桃。始悟身死已降。生于此地矣。悲從中來。方呱呱而哭。忽一半老婦人。持剪刀剪其臍。痛入心髓。不禁失聲曰。老乞瘦莫惡作劇。舉室猝聞兒

夜讀金卷之
語。咸大驚擾。翁曰。汝等勿恐。我某村某翁也。合勸此局。是托生汝家矣。既至汝家。卽爲汝家兒。夫復何言。但我有老妻。貧且病。我死。彼將何依。可招之來。此拚得屋兩間。使居之。日給粗糲三餐。冬給一棉衣。蔽寒。以終其餘年。斯可矣。無過分。恐其福滿不勝也。我屍在橋柱下。可急使人往殮。以布衣布衾。一柏木棺。卽瘞之橋側。無過費。則吾始得安心處。此其家不信。翁躁怒。大聲促之。家人欲往。翁曰。汝等去。亦行詐。須抱。

我親往料理。家人不得已。以繡被裹翁而行。至其處。果一一悉如所言。翁與媪絮絮問答。宛然結髮媪大慟。翁止之曰。有我在。無憂孤寡。既而至橋上。翁尸亦官驗將歛矣。翁嘆息再四。命易以柏棺。親往葬之。遂與媪俱歸。養之別室。其家只翁一子承嗣。擁貲百萬。閱年父死。母二十而寡。愛翁如掌珠。翁行善好施。由子天性。逾于前生。人以爲善人之報云。

斗

夜譜隨鈞

卷之十

三

